

金帝雅论坛实录

金

金帝雅
論壇

帝雅

论道中国发展

——金帝雅论坛实录

李晓西 主编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F/24
20135

阅 览

金帝雅论坛实录

金
帝
雅

金帝雅
论坛

论道中国发展

——金帝雅论坛实录



李晓西 主编

顾问：赵德武 张宗益 马 骁 边慧敏

论坛组织者：夏汛鸽 林永生 晏 凌

刘金石 王玉荣 朱春辉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道中国发展——金帝雅论坛实录/李晓西主编.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504-0801-2

I. ①论… II. ①李…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②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4082 号

论道中国发展——金帝雅论坛实录

主 编:李晓西

责任编辑:王 利

封面设计:大 涛

责任印制:封俊川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
网 址	http://www.bookej.com
电子邮件	bookcj@foxmail.com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87352368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85mm×260mm
印 张	13.75
字 数	265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4-0801-2
定 价	40.00元

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2.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序 一

在我校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周年之际，把十次金帝雅论坛的会议综述结集出版，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发展研究院自2009年9月成立以来，每个季度在北京举办一次金帝雅论坛，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热点确定论坛主题，邀请相关中央决策部门官员、国家研究机构科研人员、高等院校学者和相关企业（协会）专家参与交流。金帝雅论坛为进一步发挥我校作为重要智库的影响力，为加强高校、政府和业界的专家合作以及向政府决策提供有效服务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迄今为止，逾百位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官员、学者和商界精英参加了论坛，共同剖析时局热点，解读政策效应，研判未来走向，相互启发借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这里，我要感谢发展研究院院长李晓西教授，他精心策划了金帝雅论坛，提出了各次论坛的会议主题，成功举办了各次会议。金帝雅会议记录被整理成综述，及时发送给我校各部门和学院参阅，让老师了解到经济热点的最新信息，更好地为社会发展与决策服务。同时，论坛的部分内容以内参形式提交给国家机关相关领导参阅，有效地扩大了我校的影响。感谢我校两位副校长马骁教授和边慧敏教授，不辞辛劳远赴北京，分别参与主持历次会议，并代表学校邀请部分学者到我校讲学和交流，让全校师生分享到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要感谢参与各次金帝雅论坛的专家们，感谢他们对我校建设的大力支持。希望各次与会专家以及今后参会的学者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西南财经大学的发展。

祝愿金帝雅论坛越办越好！

西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颜海武

序 二

为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我校于2009年9月成立了一个新的“学术特区”——发展研究院。该院依托相关学院及研究单位，以项目为基础、以成果为导向、以科研为主体、以合作为关键，在服务社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积极探索。金帝雅论坛就是其中一项颇具特色的创新之举。

在每个季度末，发展研究院邀请相关中央部委专家、业界精英和高校学者在北京金帝雅宾馆共同讨论、交流时局热点问题。金帝雅论坛作为一个“官、产、学”合作交流的内部小型研讨会，每次会期只有半天，既无媒体，也不宣传，高校、政府与业界的与会者均以个人身份参会，对我国行业和地区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会后形成会议综述，编发成内参提交相关部委领导参阅，扩大了我校的社会影响；并发送给我校各学院教师参考，促进了我校师生的科学研究；同时邀请部分与会专家到我校讲学，提升了我校的人才培养水平。因此，金帝雅论坛可谓“简约而不简单”，是一种问计、问需、问政于民的新模式，是一个实现高校理论与行业实践相结合的新机制，是一次社会服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相结合的新实践，有效地提升了我校为国家及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西南财经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将一如既往，进一步加强与政府和业界的合作与交流，与各方开展协同创新，积极探索服务社会的新模式，共同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



前 言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成立于2009年9月12日。发展研究院的任务之一是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摆在各位面前的这本《论道中国发展——金帝雅论坛实录》就是发展研究院的一份成果。

“金帝雅”是北京一个普通宾馆的名字，论坛通常在这里召开，故名“金帝雅论坛”。这个论坛每季度召开一次，每次聚焦一个现实主题，邀请国家机关、知名研究机构、高校的领导同志、资深专家学者进行交流。论坛已经举行了十次，逾百名嘉宾莅临论坛发表真知灼见，精彩纷呈，极有价值。每次论坛会后，我们均整理出一篇综述，刊发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要参》供内部传阅，并供西南财经大学领导和同仁参考。

近三年过去了，专家的很多预言已成为现实，不少建议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便于存阅和交流，我们对这些精彩发言进行了整理和编辑，结集成册，以飨读者。当然，若文稿有误，当由编者负责。



2012年5月28日于西南财经大学

目 录

第 1 次论坛	中国经济企稳向好：边界与效应分析	(1)
第 2 次论坛	中国经济市场化：政策·机制·前瞻	(26)
第 3 次论坛	气候变化中的中国经济	(46)
第 4 次论坛	转变发展方式：承载力与支持力	(68)
第 5 次论坛	中国科技：战略导向与体制改革	(87)
第 6 次论坛	绿色经济：现实与前瞻	(109)
第 7 次论坛	交通现代化与中国崛起	(133)
第 8 次论坛	创新与发展：政策与绩效评估	(156)
第 9 次论坛	文化体制改革：市场与产业分析	(174)
第 10 次论坛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与路径	(194)
后记		(211)

第1次论坛

中国经济企稳向好：边界与效应分析

论坛时间与地点：2009年10月10日，北京金帝雅宾馆

论坛主持人：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晓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边慧敏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学术顾问、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晓西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论坛特邀嘉宾^①：

郑京平 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

李伏安 中国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

王 宇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贾 康 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曹文炼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经司副司长

吴义国 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非国有经济处处长

夏 光 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杨正位 国家商务部政策研究室政策处处长

王忠明 工商联副秘书长，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赵长保 国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昌彩 国务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副司长

樊纲治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副教授

李晓西：欢迎大家参加金帝雅论坛，这是根据宾馆名字定的。今天是第一次。首先请马校长介绍一下举办论坛的背景吧。

马晓：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领导，最近我们学校在建设“学术特区”的过程中，成立了一个发展研究院，聘请李晓西先生为该研究院院长，所以今天的论坛

^① 嘉宾按发言先后排序，各章同。

应该说是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这是第一次。我谨代表西南财经大学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和边校长一起，向各位到会的专家、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虽然西南财经大学地处西南，但是为了参与国家经济建设，我们想搭建一些平台，广泛地向各界专家讨教，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发展。

西南财经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211工程”重点大学。学校可追溯到上海的光华大学。1952年、1953年院系调整的时候，由西南地区的17所财经院校、综合大学的部分系科合并组建。1980年归人民银行管理，而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是归财政部管理。1995年我们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序列。2000年学校划归教育部管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学校已经形成了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体，以金融学为重点，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现有全日制在校生2.3万人，其中本科生1.6万人、研究生6000人、博士研究生998人，此外我们还有一些外国留学生。我们培养的13万毕业生当中，有4万多人在金融系统工作，学校因此被誉为中国的金融人才库。学校拥有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会计学和统计学4个国家重点学科，12个省部级重点学科，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拥有37个博士点、64个硕士点、34个本科专业。学校建有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中国金融研究中心。我们坚持走特色化、个性化的发展道路。2005年，我们建立了年薪制和聘用制相结合的人才引进机制，到目前为止共引进250余名海内外优秀人才，其中引进长江学者4名，特聘海外院长5名，引进斯坦福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的全职海归博士近80名，引进海外讲座讲授和课程教授50多名。我们为海归博士搭建了一个经济管理研究院的平台。下一步我们还将组建金融研究院和政治经济学研究院。前不久我们组建了发展研究院，并在成都成功地举办了首次中国农民论坛，这都是李晓西教授策划组织的。今天他又策划了金帝雅论坛，所以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受封书记和赵校长的委托，我诚挚地邀请各位专家到成都出差的时候顺便或者是专程到我们的光华讲坛做一些讲座，把“阳光”普照到西南成都草堂边的西南财经大学^①，让我们的学生、老师能够分享大家的真知灼见。谢谢各位！

李晓西：马校长已经把西南财大的情况做了介绍，我想把组织金帝雅论坛的想法给大家做一个简单汇报。社会各界要求老师们讲课要联系实际，要为国家建设进行科研，这就促成我们办这个论坛，重点是与政府部门结合。通过建立这样

^① 因系口头表达，西南财经大学略称为“西南财大”、“西财”、“财大”；北京师范大学略称为“北师大”、“师大”。全书同。

一个交流的平台，一方面听取政府部门的专家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提高我们科学研究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把学校里面的研究成果和政府的专家们交流，发挥高校参与国家建设的作用。

刚才马校长说了两校合作，我现在也是西南财大的学术顾问和发展研究院院长，我很愿意为家乡做点事。我服务于北师大，服务于西财，也服务于在座的各位老朋友。我们最近出版了一本书，题目是《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在国外是由美国纽约的 NOVA 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的实质性合作。全书共有十二章，北京师范大学老师们承担各章的写作，而西财青年海归教师们承担了各章评论的写作。

今天讨论的题目是夏汛鸽老师建议的。一是讨论如何判断我们经济企稳向好，有没有合适的指标？具体来讲，4 万亿^①的刺激计划，在企稳向好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下面请各位专家发言，每位发言时间控制在 15 分钟左右。

郑京平：今天的金帝雅论坛是首次，是官、产、学交流的一种尝试。论坛的这个定位非常好。

经济企稳向好的边界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经济企稳，就是说下滑已经到底了，不会再往下走，就稳了。二是向好，即将往上走。这个分析当然需要有一些指标体系，而且做出一些量化的判断可能会更好。

经济增长速度是量化分析的重要指标，增速多少比较合适，涉及增长的动力问题。这样才能判断经济是否企稳向好。我们研究过正常情况下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那么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潜在经济增长能力大概是多少？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回溯一下近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 10%~11%，其中有外需的贡献。2005—2008 年外需平均贡献度是 20% 左右，2008 年降为 9.7%，今年可能是一个负值，上半年贡献率是负的 41%。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贸易的萎缩，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或者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到底多少才比较合适？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前五年平均是 11% 或 12%，按 20% 的外需贡献率可折合为两个百分点，或者说，GDP 增速 9% 左右就是没有外需的，就主要靠内需增长拉动，这样应该算是一个边界。

至于增长的质量，关键还是自主增长，长期的还可以考虑可持续问题。因为现在经济形势的企稳向好更多的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一个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监会和央行的同志也都在，能更好地解析适度还是

① 因系口头表达，几乎都省略了后面的单位“元”字。全书同。

不适度，适度宽松还是过于宽松的问题。这样一来，经济自身的自主增长的动力是不是已经恢复了，包括8%、9%的速度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下面，我想讲讲关于当前形势的判断和一些简要的展望。总的来讲，在逆风的情况下，2009年中国经济还是稳健的，形势还是不错的。从数字看，大家都已经都清楚地看到了，全球领先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即使外需减掉两个百分点，即使是8%、9%的发展速度，也还是不错的。之所以形势还可以，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个方面原因就是世界经济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形成第二波，实体经济的二次探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外需虽然弱了，外部环境带来的冲击和去杠杆化，以及大家心理的阴影比预期好一点，促使经济向好发展。第二个方面原因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了作用。还有振兴产业、振兴行业、自主创新、改善民生、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等措施，一揽子的宏观调控政策，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原因是惯性，中国经济发展的惯性。它也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本身具有惯性，高增长、高投资、高消费，想一下子停下来不太容易，除非有特别强的外部冲击。二是体制的关系，县、乡政府在竞争，“有一点阳光就灿烂”、“洒点雨露就发芽”。现在给的“阳光”和“雨露”都不是一点了，1.18万亿，政策很宽松。三是发展阶段的惯性，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这几“化”也都促进了增长。这个趋势没有扭转的时候，你想让中国经济停下来或者大幅度降低是不可能的。还有就是像上海世博会、国庆阅兵、建国60周年庆典这样一些大型活动的刺激作用还是明显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领跑世界各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看到隐藏着明年经济增长或者说长期发展中还不够稳的因素。经济现在虽然企稳了，也开始向好，但是若内在的经济增长动力没有跟上，还是靠惯性的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支持的话，在新的一年里如何延续下去就是一个问题了。第二个就是结构。世界经济衰退的一些失衡的结构问题，或者国内的结构问题，现在虽然有所改善，但根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需要改善的地方就是外需，这是强制性的改善，不改善没有办法，因为不是你说了算。而且内需里面投资和消费的结构还存在失衡。信贷规模，我个人认为还是过大。投资规模、信贷规模、外汇储备，2007年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根本改变。外需在外力的作用下有所改善，但是能不能持续改善还存在问题。从体制、机制上，考虑得比较多的，就是动力到底来自哪里。有的说政策刺激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跟得还不够快，甚至还有一些“国”和“民”之间比例的变化，值得考虑。第三个就是确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调整的时候，什么时机退、采取什么方式退，也会对人们进一步投资的心理产生影响。这样的话，经济到底怎么发展还是值得研究的。总的思路还是继续保持稳健

发展，不要追求太快。因为11%减掉2%或3%，就算8%也还是不错的。我就讲这些，主要是来学习的。

李伏安：西南财大和北师大联合搞这样一个官产学研结合的研讨会很好。中国的教育和实际结合得还是不够的，希望有更多的学校、更多的老师参与。

今天的题目挺好。最近一段时间都在研讨中国信贷市场发展的边界和控制力，借此机会谈谈我的看法，主要从金融资源和经济资源的角度，从长时间跨度来看一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状态和环境。谈三点：第一，如何看中国经济资源的瓶颈和市场的边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多次遇到瓶颈，但是这一次市场运行的大环境跟以前相比，有个很大的变化，即市场的边界已经全球化，是可以触及的。过去30年中国从来没有这样彻底地利用过全球化资源，所以，中国市场的边界是全球化的。第二，全球化中的不可控。国际市场的产品价格、原材料的价格，无论是金融资源，包括各种汇市、股市的价格，还是销售、运行，我们都控制不了。第三，各种商品我们都可以用，但是又不可控。所以，整个中国经济的市场边界应该是可触及不可控，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即怎样去把这个市场管好。要想可触及，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有钱，资金流能到，才能去买别人的东西。第二个是物流也能到，才能把人家的东西运回来或者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现在中国有这么多外汇储备和民间企业的购买力，在全球市场上的资金流是有的。中国有自己的远洋船队，在全世界商品的物流中，我们也可以不受影响，但问题是什么？是物流价格。比如波罗的海的商品运过来，价格我们不可控。这样的话，今年你运回来的货物，可能明年花三倍的钱都拿不回来。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资金流没问题，物流没问题，但对全球金融的控制能力和我们经济的控制能力不匹配。无论是叫“制造大国”，还是慢慢变成“制造强国”，都有一个对世界经济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问题。美国的金融控制能力和经济控制能力比较平稳，英国是典型的金融控制能力大于经济资源控制能力，我们中国现在是经济资源控制能力强一些，但是金融控制能力相对来说弱一些，这就是我们市场边界划定的问题。明确这个边界有一个好处，就是只要我们运行得好，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是可持续的。那就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几次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这是第一个，即对市场经济边界的划定和判断跟过去30年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观点，我们现在的信贷状况。我想，谈信贷状况先要谈银行内在的信贷机制和风险控制是怎么平衡的。中国的银行业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从过去计划经济，不论是中央政府的支付出让，还是地方政府的支配，到现在政府认为银行应该自主经营，应该有个良好的生态环境，银行每一笔贷款都要看能不能收回来，这是个重大变化。银行现在内在的控制力和风险管控能力是过去30年来没

有过的，银行在自我控制风险方面还是具备管理能力的。这次总量平衡怎么判断？今年上半年确实信贷过大，9月份还是合适的，三四千亿，下半年我觉得倾向于企稳向好，就是整个银行信贷的波动，希望今年下半年能够平衡一点。总的来看，如果有国际市场资源可以用，那今年的信贷总量就不算大。三个判断：第一，今年增长速度快是因为去年压抑比较多。今年实际上是去年压了一部分，今年放回。再加上今年赶上世界经济危机，外部有个刺激过程，把这两部分一减掉，加上我们内在的控制能力，信贷总量还是可控的。第二，从质量上看，整个贷款的状况，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现在贷款对于腐败的控制应该说好多了。自4万亿刺激计划中的相关信贷项目一出来，审计署就开始审计，贷款项目的管理都有监理部门。应该说，现在在建的公路和铁路，可能比市场需求建得多了一点，建完后可能没有足够的车船跑。但这些项目本身的质量应该没有问题，这些高速公路、铁路，中西部都是需要的，就是建得有些过早了。问题是先有车跑，还是先修路再买车。我认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抓住机会在内需方面做一些调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未来三五年内可能有个短期现金流和还款的问题，但是长期来看不存在项目毁坏的问题。从这两方面来看，我认为信贷总量是可以的。问题在于我们对国际危机的深度判断不够，对国际上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估计不足，导致去年宏观调控不够。我们需要增强对于全球和国内经济运行的总量的判断和预见，哪怕我们决断不了，但应有几种设想，做出不同的方案。第三，从整体上看，目前的信贷增长的质量和速度还是可以的，能够保持可持续性，不会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但前提条件是我们能不能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来支持国内市场的发展。这又涉及中国经济的定位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的定位，我认为：

第一，中国已经事实上成为一个全球的制造大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其他国家在没有能力解决自己内部问题的情况下，不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因。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继续巩固中国的世界制造业大国地位。我们不应该定位于生产只是满足国内的需求，应从世界供应大国的角度去定位。要抓住这次危机，凡是有需求没有供给的地方，我们能去的都去，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

第二，国际上需求萎缩了，我们扩大内需，向中西部地区发展，逐步实现内部平衡，这是我们发展的大问题。我们要同时成为国际制造大国和国内需求旺盛的大国。这仅靠国内现有的资源是不够的，必须利用国际资源。

第三，怎么用好国际资源？关键是要用好信贷资源。银行作为货币和金融工具，要为中国国内调控和控制国际市场发挥作用。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是宏观目标，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明确的长期宏观目标。中国要通过金融，比如说人民币的国际化地位、中国金融的市场参与程度、国际市场的参与程度，要有一个

很明确的、长期的目标。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报道，说几个石油国家研究，把美元以外的几个货币搞成一揽子货币来取代美元，说明大家都在重新认识和反思这个问题。中国的关键就是要把人民币发展为一种长期的、大家愿意使用和愿意储藏的货币。要实现这个目标，一定要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汇率的稳定和利率的可预见性，才能走向国际市场。其中，有很多工作，我们已经做了，比如在香港发行财政部债券。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产品，从宏观上，首先要成为国际市场的一个新成员，增加交易量，逐步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交易的存量货币和存量金融产品。换言之，从新成员到增加交易量，到成为一个存量。从微观上，要使我们的金融工具、金融商品得到金融市场的监管、市场秩序的维护。比如财政部债券在香港发行了，如果现在国际市场上出现大的资金流，来打压中国财政部的债券，使其收益率出现巨大的波动，我们就要有相应的金融控制能力，有相应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去干预、维护它，让大家始终相信，不管市场怎么波动，中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是稳定的，是一个长期安全的投资。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通过对金融市场的控制来拥有整个全球化市场的发言权和控制权。靠别人的货币，依赖于别人的金融工具，中国永远不可能有发言权和控制权，因此必须要有自己的工具。以上就是我的几点看法。

李晓西：接着金融这个话题，我请王宇主任讲一下。

王宇：很高兴、很荣幸参加这个论坛。李主任刚才说的是大思路、大思维、大战略，我非常赞成。下面我谈一下国际化的事儿。

李晓西：你赞成刚才李主任说的那个观点吗？就是货币发行量令人特别担心，但如果有国际市场调节就不用担心了。这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想法。

王宇：我觉得是这样，基本上同意李主任的判断。可分几个阶段来看。开始的时候咱们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应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前一段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应该说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这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有一个比较健康的金融体系，包括银行的情况，从现在来看应该问题也不大。李主任做出了判断，阐明了原因，我觉得应该是正确的。我担心的是后面，因为4万亿盘子，现在出去的也就是1万亿，还有3万亿要陆续地放出去，这样银行在后续资金配套上的压力会非常大。

李晓西：现在1万亿的配套，实际上的比例是怎么样的？

王宇：没有确切的数字，1~7月份新增贷款是7.37万亿，8月份单月的数字是5000多亿，1~8月份新增贷款是8.15万亿。刚才李主任的判断是对的，8月份之后的几个月会慢慢地缩小。但是即使后面几个月贷款增速降下来，无论如何，我估计全年贷款规模最低是9万亿，甚至有可能到10万亿，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我们这次刺激的力度超过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力度。我是1996年到人民银行工作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在金融危机应对小组工作，因此我清楚，这次无论是货币供应量还是贷款量，都超过了1997年。从现在来看，加上考虑去年压的因素和外需减少的因素，问题还不大，关键是明年。今年从理论上来说咱们是贷出了1万亿，但实际上只有几千亿。明年呢？为什么商业银行新增贷款这么快地增长？现在银行的利润来源主要还是存贷款的利差，所以商业银行有放款的冲动，如果有一个合适理由的话，商业银行是愿意增加放款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回到刚才的问题，我还是担心后面的事儿，就是明年、后年。货币放的时候容易，收的时候会很难。收紧时我们怎么收？譬如加息，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很难。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率先复苏。率先复苏肯定是一件好事儿，因为经受危机痛苦的时间会短一些。前一段我去英国参加中英政治家论坛，谈起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达到7.9%，达到8%没有问题，确实很自豪。可是率先复苏也有压力，有可能要率先加息。因为那么大的货币投放量，M2是28%，M1是27.9%，新增贷款已经超过8万亿，为了防止通胀，可能需要加息。但中国如果率先加息，会面临很多困难。咱们的基准利率是5.25，是以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美联储是0~0.25，欧洲央行是1，英格兰银行是0.5，日本银行是0.1。可见，除了中国以外，其他主要国家基本上是零利率，而且中国正利差相对较高。如果加息，利差就会进一步扩大。受利差的激励，国外的资本会大量流入中国。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进一步增加中国通胀的预期和通胀的压力，或者说进一步增加中国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所以，中国货币政策有可能会掉到一个两难的困境中。

中国还会面临新问题。比如，过去没有埋单的东西，肯定后面还是得埋单的。大家说对冲了，你还卖央票？无论是再发央票，还是再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它的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次贷危机恶化，中国就没有可能再进一步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当时已经提高到17%了。法定准备金率的提高是有一个边界的。央票的发行肯定也是有边界的。

中国最重要的事儿还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再继续靠外需来作为咱们经济增长、GDP增长的主要动力，真的应该改变了。怎么改变？货币政策应该在改变中起什么作用？我个人的观点，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政策、一个需求政策、一个短期政策，可以反周期，但其作用是有限的，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不可能

解决供给的问题，不可能解决结构的问题，更不可能解决体制的问题。货币政策至多是为结构调整创造一个比较好的金融环境，或者说为解决很多根本性的问题争取时间。但是结构调整、政策问题、体制改革，这些问题要真正解决或者说要真正有所突破，还真是不能把希望全部放在货币政策上。还要强调一下，过度地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可能会使市场运行出现紊乱。

贾康：跟前面几位一样，首先感谢主办者。官员、学者一起交流肯定是很好的。我简单说说自己对于下一阶段企稳向好问题的基本看法。

财政方面的数据比较简单，到了8月份出现了累计的财政收入正增长，大概是2.6%，如果后面四个月都按这个数字走，应该说是有望达到预算设定的基本收入目标和赤字控制规模的。收入增长8%左右可以交代得过去。今年估计也没有什么大的物价调整因素，可以理解为一个和GDP同步的增长目标。赤字9500亿看起来是历史上最高的，但相对数还没有达到上一轮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3.1%的赤字率，总体上还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特别是我们看重的是财政政策怎么样为经济服务，那就是反周期调整。财政政策配合货币政策调总量的时候，应该是积极地调结构。4万亿中，从大的结构方面来说，发改委上半年公布的数字在第一季度有一些大调整，有一些没有变。像灾后重建1万亿，原来是三四年，后来缩短到两年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铁路机电18000亿调到15000亿，这些数据都可以供结构分析。其他的安居工程、生态环境保护、自主创新的支持，还有和科教文卫相关的硬件建设等都是一些数据。项目后面的财政功能更多的是进行结构优化，比如说新医保，现在放了一个信号是有8500亿新增财力，应该说是一个大举措了。这个新医保加上其他能做的，比如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全免费，农村方面的养老今年提高10%的覆盖面，新农合覆盖面达到90%以上，还有就是低收入阶层低保标准提高、离退休人员工资待遇提高，所有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就是要形成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更有力的支持和配套。这样可以解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让社会成员提高消费倾向。可以说，扩大内需是一个需要财政政策关注的方面。

4万亿问题，一般说1.8万亿两年投出去。上半年到现在半年多了，今年投入了将近一半，实际上最主要的投入都差不多了。对财政来说主要还是配合，在基本政策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现在大家都认为货币政策是在微调，是在收紧一些。财政政策似乎也有这样的微调。如果说有微调因素的话啊，也是这样的方向，不用太着急了，进度上比较平稳地把握，就是4000多亿出去以后，再看看其他方面联动的效益。我个人感觉商业性定位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金肯定是要傍“大款”、傍地方政府、傍大项目，一开始第一季度一下子出去4万多亿，相当大的部分肯定是配给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和启动大项目，这是必然的

选择。

基本的判断就是宏观政策框架不变，但有微调。最近的说法又提到要防止潜在的风险，也体现了这样一个基本框架不变情况下的微调方向。如果从咱们现在的走势来看，已经明确地由今年的前低转入了后高，应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对于企稳向好不会有任何怀疑了。国际的环境现在看起来，有可能真的一步面临后金融危机时代了。我个人感觉，是不是可以这么判断，中国经济运行现在已经没有明显的通缩压力。这个通缩压力是在2008年夏天到秋天突然一下来临的，本来都还是关注通胀压力，然后物价突然跳水，它一下子变成通缩了。货币流动速度下来了，整个企业基本面不活跃，大家都在观望，甚至很快出现了恐慌心理。显然，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这种通缩压力。

要利用现在非常好的时机，把工作重心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上。这是好事，过去想做的很多事情现在看起来机会都来了。一个是调结构压缩过剩产能。金融危机来的时候谁也不敢压缩产能，大家先要过日子、保稳定。现在有机会了。再一个就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给自主创新更大的支持。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里面都有对策，这方面怎么样推进，有很多文章可做。

前一段时间在商务部座谈过一次，我也说了一点作为研究者的体会。中国人现在讲世界制造工厂，但是自己没有几个像样的品牌。玩具市场，我们制造业提供的产品占世界份额的75%以上。但是真正有高附加值的品牌，像芭比娃娃这些东西，高科技的都在别人手里。中国人加工完了产品出去卖了高价钱，但绝大部分利润都被外国人拿走了。有没有可能政府搞点基金在这方面加强引导，促使这些制造业、这些微观主体更积极地试，出一些类似品牌效应的东西？中国早晚得走这步。还有在妇女用品市场上，中国制造了这么多的服装和化妆品，就是打不出自己的品牌。现在国际上出现金融危机，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给了中国人更多的信心，政府在这方面做的事情可以有很多。商务部的同志说，过去多少年中国的棉纺和丝绸的工艺就已经完全过关了，在技术方面不比别人差，要赶快抓住品牌。只要在品牌方面有突破，不相信中国人冲不出来。对于政府应如何转变发展方式、提高附加值，吴敬琏老师提了很多建议。“微笑曲线”的两端，一端是研发和设计，另外一端是品牌营销。并不是每一个占领两端的产品都一定要有别人的高科技。其实很多不是高科技，就是很多综合因素结合在一起，比如对小孩的，对父母的，还有对老人的。中国扩大内需就需要很多家政护理人员、需要养老院，这些东西只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引导和扶持，民间就会把这些事情做起来，很多内需就打开了。中国现在一方面城镇人口大多都需要有家庭护理，另外一方面找不到人。还有对中国男人用品的市场也要关注。男人并不光是喝酒抽烟，除了现在有些人开始注意服装之外，那些强身健体的中草药等东西，也是有市场潜力的，就是没有品牌。要让市场给予管理部门更多的推动力。我觉得现